

库恩《红楼梦》德文 译本底本四探^{*}

——兼答姚珺玲

王金波

内容提要: 弗朗茨·库恩《红楼梦》德文译本是《红楼梦》经典译本之一,对《红楼梦》海外传播影响巨大。然而,该译本所依据的两个底本究竟为何,学者各执一词,令不熟悉《红楼梦》版本者相当困惑。本文回应姚珺玲博士发表于2010年的文章,在认可其主要贡献的同时,借助语言学、翻译学、红学专业知识与新证据逐一披露其在理解与翻译库恩译后记文字、推断两个底本身份方面的主要问题与错漏。本文认为,库恩所依据的两个底本是1832年的双清仙馆本(王希廉评本)与王希廉、姚燮合评本(两家评本),笔者2007年所发表论文的结论没有问题。

关键词: 弗朗茨·库恩 《红楼梦》 德文译本 底本考证

德国著名文学翻译家弗朗茨·库恩(Franz Walter Kuhn, 1884—1961)《红楼梦》德文译本(Der Traum der roten Kammer)于1932年在莱比锡岛屿出版社首次出版,后来多

次再版并被全部或部分转译为多种文字,对《红楼梦》海外传播之贡献堪称无可比拟。

虽然国内很早就有零星的论文简要提及或介绍库恩译本,但第一篇真正意义上的研究论文当属张桂贞2004年所发表的《弗朗茨·库恩及其〈红楼梦〉德文译本》。该文介绍了库恩的翻译生涯及其成就,比较详细地探讨了译本的特点与影响,顺便根据库恩德译本译后记的文字与魏绍昌《红楼梦版本小考》推测两个底本为1832年的王希廉评本和1930年出版的护花主人、太平闲人、大某山民三家评本,但并未深入译本文字比对原文版本。^①2005年,王薇在《红楼梦学刊》第3辑发表论文《〈红楼梦〉德文译本的底本考证》,从库恩译后记中的文字描述、莱比锡大学东亚系藏书信息与德文译本文字断定库恩《红楼梦》德文译本的底本为程甲本和三家评本(以下简称王文)。^②该文考证方法新颖合理,既结合译者对于底本的文字说明和相关历史资料,又参照多部原文版本比对译本文字。

2007年,笔者在《红楼梦学刊》第2辑发表论文《〈红楼梦〉德文译本底本再探——兼与王薇商榷》,吸收王薇论文的创新之处,从德文译本译后记出发,结合现有《红楼梦》版本知识,参照多个原本深入德文译本内部,认定底本为王希廉评本与王希廉、姚燮两家评本(以下简称拙文)。^③2010年,姚琚玲在《红楼梦学刊》第3辑发表论文《〈红楼梦〉德文译本底本三探——兼与王薇、王金波商榷》,借鉴吸收王文与拙文的合理之处,依托德国莱比锡大学与柏林国立图书馆,借助外部文献资料与个人推测认为底本分别为莱比锡大学东亚学校图书馆曾经收藏,原属于格鲁伯私人图书馆,由王宅翻刻的《绘图红楼梦》以及胡文彬在《红楼梦叙录》中提及的《增评补图石头记》(以下简称姚文)。^④

笔者于2011年底方才读到姚文,在颇受启发的同时,深感该文证据不足,但后来因多种事务牵绊,无暇仔细考究并进行答复。2010年以后,关于库恩《红楼梦》德文译本及其英文转译本的论文不断问世,由于上述三篇底本考证论文结论各异,对《红楼梦》版本不大熟悉的学者对库恩德文译本底本问题深感困惑,不知该采信何种观点。在翻译研究中,不确定译本所依据的底本,一切评论可能失当错位。因此,很有必要深入探究这个重要问题,澄清事实,以正视听。

库恩《红楼梦》德文译本译后记

库恩《红楼梦》德文译本译后记(Begleitwort)开头明确说明了所依据的原文版本,这是王文、拙文与姚文考证的起点。对于这一段的翻译、解读与推论直接影响研究思路与结论。鉴于其重要性,兹全文引用如下:

Meiner Übertragung lagen zwei Ausgaben des Origin-
altexes zugrunde, eine ältere, im Besitz des Ostasiatischen
Seminars der Universität Leipzig befindlich Ausgabe
von 1832 (Tsui wen, „Literaturdickicht“ Verlag) und
ein moderner, dreifach kommentierter—richtiger glossi-
erter—Schanghai Commercial Press Neudruck. ^⑤

为了便于不熟悉德文的读者与专家理解、比较与鉴别,兹列出王文、拙文与姚文中的译文,顺便给出笔者紧贴德文原文、近乎逐字传达的英文译文(德语与英语同属印欧语系日尔曼语族西部语支,亲缘关系很近):

王文: 我的译文是根据两个原文版本翻译的: 一个是莱比锡大学东亚系藏的 1832 年的老版本(萃文书屋本), 另一个是现代的有三种评注——正确的评注——上海商务印书馆的新版本。^⑥

拙文: 我的译本是根据两个原本翻译的: 一个是莱比锡大学东亚系所收藏的 1832 年(萃文书屋) 较老版本, 另一个是现代有三种评注的——正确边(夹) 注的——上海商务印书馆新版本。

姚文: 我的翻译是根据两个原文版本翻译的: 一个早一些的版本, 是莱比锡大学东亚学校所收藏的 1832 年本(萃文书屋本), 另一个是用近现代的印刷方法印刷出来的有三种评注——更正确地说是边注——上海商务印书馆的新版本。

My translation was based on two versions of the original text: An older version, owned by the East Asia Department (Institute) of the University of Leipzig, of 1832 (Tsui wen "Literary Thicket" Press) and a modern, three-fold annotated——more precisely (correctly) glossed——Shanghai Commercial Press reprint.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 上述德文引文最早出现在 1932 年库恩《红楼梦》德文译本初版中。后来的几乎所有版本只对 Literaturdickicht 前后的标点符号根据时代的变化进行修改, 而这一段文字照录重印, 完全相同。然而, 1971 年与 1974 年出版的库恩《红楼梦》德文译本则删除了库恩长达 12 页的译后记, 代以德国汉学家 Eva Müller 撰写的长达 14 页的跋文(Nachwort)。在跋文之后另有一页, 为版本与插图说明(Anmerkung zu Textgestalt und Illustrationen), 文字比上述引文更为简短, 主要内容基本相同:

Der Übertragung von Franz Kuhn liegen zwei Editionen des Originaltextes zugrunde: eine ältere Ausgabe von 1832 (Tsui wen, ›Literaturdickicht‹ – Verlag) und ein neuerer, dreifach kommentierter Schanghai-Commercial-Press-Neudruck.^⑦

弗朗茨·库恩译本依据两个原本:较老的1832年(萃文书屋)版本以及较新的有三种评注的上海商务印书馆重印本。(笔者自译,以下皆同)

上述三种中译文中,王文译文系引用李士勋译文,拙文与姚文均系自行翻译。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在姚文开头引述拙文译文时把“三种评注”错引为“三家评注”。仔细审视三种译文后不难发现,三种译文所表述的原文版本信息大致无异,区别在于姚文对拙文译文中的关键词 richtiger 与 Seminar 进行了重新阐释与翻译,其它核心内容基本全同。

姚文认为 richtiger(原形为 richtig,相当于英语的 precisely 或 correctly)用在此处是副词的比较级用法(德文中副词比较级在词尾加 -er,与英文类似),修饰后面的 glossierter,二者一起补充说明破折号之前的 kommentierter,因为库恩认为 kommentierter 不能完全表达自己所看到的底本特征。关于这一点,笔者亲自请教了三位德语教师同事,其中两位认同其语法分析,另一位则认为就语法而言 richtiger 也有可能是形容词原级,但从意义上更可能是副词比较级。^⑧因此,基本可以确认姚文对该词的理解无误。

然而,诚如姚文所言,对这个词的理解与翻译并不妨碍中文底本身份判断与甄别。除此之外,姚文译文的缺点显而易见,对 Seminar 与 moderner 的解释与翻译笔者无法苟

同。在权威的《朗氏对外德语大词典》汉语版《朗氏德汉双解词典》中, Seminar 的释义与例证如下:

ein Institut an einer Universität (大学) 系 教研室:
Das Germanistische Seminar der Universität 大学的日
耳曼语系^⑨

在很有影响的《新德汉词典》中,最符合引文中 Seminar 的义项为:

专业(指高等学校中某一专业的教学单位,备有
图书室)^⑩

从词典学专业而言,《朗氏德汉双解词典》属于双解词典,其原文释义与单语词典无异,德文释义与例证是德国人所撰写,中文翻译则系中国德语专家所译,一般不能添加解释性文字。《新德汉词典》是双语词典,中文翻译系中国德语专家根据国情选择最合适的对等词,可以添加解释性文字。上面两部权威工具书无一把 Seminar 解释为姚文所说的“学校”。

如果上述有中国人参与及主导的德语词典还不够权威可靠,那么德语权威工具书《杜登词典》的解释总该具有足够的说服力。在该词典官方网络版中, Seminar 的意思很多,但符合上述译后记的义项最有可能是:

Institut für einen bestimmten Fachbereich an einer
Hochschule mit den entsprechenden Räumlichkeiten und
einer Handbibliothek

Beispiel

das germanistische , philosophische Seminar^⑪

具有相应的空间与参考藏书室的高等学校某一专业研究机构

例子:

日尔曼语/哲学系(教研室)

上述辞典中,《朗氏德汉双解词典》与《杜登词典》都用 Institut 解释 Seminar,说明二者确实是同义词或近义词。如果查询《杜登词典》中 Institut 的意思,不难发现其近义词之一就是 Seminar。^⑫因此,这两个词语实际上可以相互解释,说明其意思大致相同。此外,《新德汉词典》与《杜登词典》的解释几乎完全相同,都特别强调了拥有图书室这一点。

在信息时代,除了词典等工具书,还可以借助网络拓宽信息来源渠道,多方求证。笔者从德国莱比锡大学东亚研究机构官方网站所给出的历史介绍页面撷取直接相关的信息如下(暂不翻译官方名称中涉及的 Seminar 与 Institut):

1922年,孔拉迪担任教席教授,莱比锡遂成为汉堡(1909)与柏林(1912)之后德国第三个汉学教授席位所在地。莱比锡大学的东亚 Seminar 已于1914年成立。

1925年,海尼士(Erich Haenisch,1860—1966)继任莱比锡汉学教席教授,于1932年转至柏林。

1928年至1933年,何可思(Eduard Erkes,1891—1958)担任莱比锡编外非教席教授。1933年纳粹统治建立之后,何可思由于政治原因被迫离开。魏德迈(Andre Wedemeyer,1875—1958)自从1931年担任日本学编外非教席教授,于1934年成为东亚语文学编内教席教授并担任东亚 Seminar 主任。由于政治局势的

影响以及 1939 年二战开始,魏德迈被迫延迟退休。于是,他一直领导东亚 Seminar 直到二战结束。

1939 年 9 月 1 日二战的爆发影响了东亚 Seminar 的教学与研究事业。(着重号系笔者所加,原文无)

1943 年 12 月 3 日晚至 4 日,东亚 Seminar 连同藏有大约两万册图书的图书馆毁于盟军的空袭。

1951 年东亚 Seminar 改为东亚 Institut。^⑬

从以上介绍可知,现在的莱比锡东亚 Institut 的前身就是东亚 Seminar。库恩译后记使用这个称呼并非随意。东亚 Seminar 历史悠久,自 1914 年成立以来在此执教过的孔拉迪、海尼士、何可思、魏德迈既从事教学,也开展科研。否则,这些在德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汉学家何以几乎个个著作等身?姚文称“Seminar 是以语言教学为主的学校,不能从事科学研究工作”,这明显违背事实。就现代中文及国情而言,无论如何“学校”都是比“学院”高一级的单位,而“学院”下面可以设立多个“系”或“教研室”。从翻译选词的角度而言,如果把 Institut 译为“学院”,Seminar 就只能译为“系/部/教研室/研究室”等。无论如何,Seminar 都不可能翻译为“学校”。因此,从权威德语工具书以及莱比锡大学官网介绍可以确定,李士勋译文及拙文译文中这个词的翻译并无问题。

就库恩德文译本译后记中的 moderner (德文形容词 modern 的混合变化形式,意思同英文中的 modern) 而言,姚文翻译的弊端显而易见,融入太多个人的想象与臆测,属于过度阐释,在翻译学中堪称忌讳。其实,这个词译为“现代”或“新式”足矣。库恩在译后记中用这个词描述上海商务印书馆重印本,可能因为其版式、纸张、装订或字体相比于 1832 年的较老版本大相径庭。无法得知库恩当时到底

指哪方面,唯一可以确定的是,上海商务印书馆重印本相对于较老版本显得新颖。因此,姚文把这个十分简单的形容词译为“用近现代的印刷方法印刷出来的”未免画蛇添足,拖泥带水,完全破坏了原文的含蓄。

最后,即便 richtiger 只能是副词比较级,但其与 glossierter 的搭配仍然存在两种解释。综合上述三种译文的优点,改进部分词语译法,笔者重新给出更加简练的译文,而其差别丝毫不影响下文的底本探讨:

我的译本依据两个原本:一个是莱比锡大学东亚系(研究室)收藏的1832年(萃文书屋)较老版本,另一个是现代有三种评注的——更准确地说是边(夹)注的/有更准确的边(夹)注的——上海商务印书馆重印本。

底本 A 区别特征:1832 年 + (萃文书屋)

诚如姚文所言,如果能找到库恩所提及的两个底本,一切问题自然而然可以解决。然而,正如莱比锡大学官网的介绍所言,东亚系及其图书馆毁于二战盟军空袭,库恩使用过的第一个底本不复存在或下落不明,无处可寻。此外,库恩的侄子 Hatto Kuhn 在为库恩所撰写的传记中也明确指出,库恩的遗物几乎都出自二战以后,其个人早期藏书已经毁于对柏林(1943年)、弗赖堡(1944年)与德累斯顿(1945年)的空袭。^⑭这些遗物中没有这两个《红楼梦》底本。^⑮由此可以推断,库恩提到的第二个底本(上海商务印书馆重印本)如果属于个人藏书,同样已经毁于空袭,无法找到。

在这种情况下,库恩《红楼梦》德文译本译后记的说明便成为最重要的证据之一。译后记清楚地说明了两个底本

的特征,但这并不意味着由此开始的考证工作易如反掌。恰恰相反,王文、拙文与姚文对其关键词语理解阐释有别,从而导致结论各异。因此,很有必要深入探讨这段文字说明及相关问题。

姚文借鉴拙文的做法,把译后记中提及的两个底本分别称作底本 A 与底本 B,认为底本 A 的本质特征为: 1832 (出版时间) + 萃文书屋(出版社) + 莱比锡大学东亚学校(图书馆),并从外部史料推测库恩完全有可能看到同时带有“1832 年和萃文书屋”两种信息在内的《红楼梦》版本。此外,姚文还较为详细地描述了莱比锡大学图书馆的一张图书卡片,上面有德国汉学家格鲁伯手写的图书信息,符合底本 A 本质特征中的两点,藉此证明该大学确实收藏过 1832 年版本的《红楼梦》且格鲁伯的书极有可能就是库恩所提及的底本 A。

笔者认为姚文的论证方式牵强附会,所提论据多为旁证与佐证,几乎没有一个直接证据,且未出示格鲁伯手写图书卡片的照片,对其解读错漏不少,走入歧途。首先,细细品读库恩译后记的文字不难发现,底本 A 的区别(本质)特征只有两点: 1832 年 + (萃文书屋),即最重要特征是 1832 年,次要特征是萃文书屋。在译后记中,“萃文书屋”出现在 1832 之后的括号中,属于补充附带说明,而非并列的同等重要的信息。莱比锡大学东亚系图书馆只能作为非本质特征,因为一本书刊印后其购买与收藏者不确定且身份各异,无论属于谁都不能改变这本书的出版时间与出版机构。极其耐人寻味的是,1971 年与 1974 年出版的库恩《红楼梦》德文译本在版本与插图说明中把底本 A 的主要特征同样重新阐释为 1832 年(萃文书屋)。

一、1832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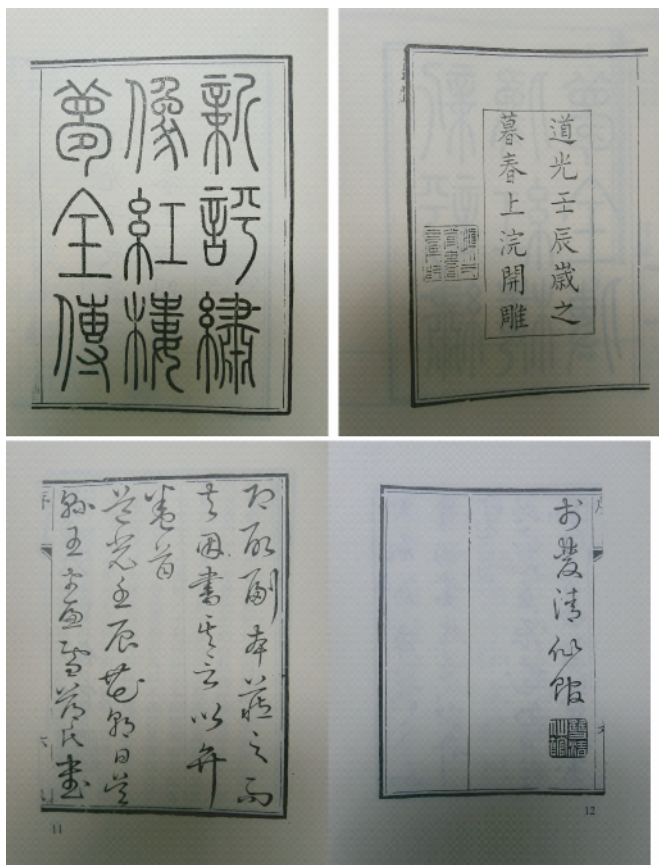
众所周知,中国古籍大都使用帝王年号加天干地支表

示出版时间。库恩所依据的底本 A 上不可能刊有 1832 这个中文或阿拉伯数字,1832 年只能是库恩按照中国历法表达“道光壬辰”自行推算或查阅当时编著的中西年代对照工具书得出的公元纪年。库恩曾在中国担任过外交译员与副领事,回到德国后专攻汉学多年,绝对不会看错印在书目卷首的此类汉字。^⑩

在《红楼梦》版本史上,双清仙馆本刊行于 1832 年,由王希廉评点、双清仙馆刊行,共 120 回,扉页题“新评绣像红楼梦全传”,背面题“道光壬辰岁之暮春上浣开雕”,而在王希廉亲笔草书批序末尾又署有“道光壬辰花朝日吴县王希廉雪芻氏书于双清仙馆”,下钤“双清仙馆”阴文图章。^⑪这里“道光壬辰”四个大字出现了两次,背面所刻文字极为清楚,批序草书文字也不难辨认。笔者在此附上双清仙馆本部分书影为证:(见下页)^⑫

退一步讲,库恩不熟悉中国纪年与历法,无力自行推算,也未查阅工具书,但从译后记其他文字推断,库恩肯定阅读过亚东初排本和亚东重排本中汪原放的《校读后记》、胡适《重印乾隆壬子本〈红楼梦〉序》等文章,从中看到过“道光壬辰(1832)”字样。^⑬这样就足以解释库恩为何在译后记中毫不含糊地写明 1832 年,这说明他所依据的底本是 1832 年的双清仙馆本,甚至不可能是该版本的翻刻本。

也许有人会反驳,1832 年双清仙馆本的诸多翻刻本中也有“道光壬辰”字样,这些版本正文与双清仙馆本全同,译后记中的 1832 并不足以说明版本的真实身份。笔者亲自翻阅双清仙馆本的最早翻刻本之一聚珍堂本,发现绝无这种可能。在聚珍堂本中,扉页清楚地标明刊印时间“光绪丙子”(即 1876 年),出版发行机构为“聚珍堂书坊”,每页中缝带有“聚珍堂”标志,而“道光壬辰”字样仅仅出现在刻印的王希廉“红楼梦批序”末尾,毫不起眼。出版机构清



清楚楚地写明“聚珍堂”，丝毫不见“萃文书屋”踪迹。^②双清仙馆本的其他翻刻本翰苑楼刊本与广东芸居楼刊本均在背面题有“光绪丁丑”（即1877年），中缝分别题有“翰苑楼藏板”与“芸居楼藏板”，^③出版机构同样不容置疑，也看不到任何“萃文书屋”字样。

那么，库恩为何要在译后记中把“萃文书屋”附在1832年之后呢？笔者推测，库恩在仔细阅读了胡适、汪原放等人的文章后得知，尽管双清仙馆本与程甲本的正文有较大差异，但还是属于程甲本系统的本子。1832年双清仙馆本的

祖本是程甲本,于是顺便说明 1832 年的双清仙馆本的祖本——程甲本——的刊行商是萃文书屋。笔者的这个观点与王薇、胡文彬相同。

二、萃文书屋及其翻刻本

在《红楼梦》版本史上,程甲本于乾隆五十六年辛亥(1791 年)刊行,封面题“绣像红楼梦”,扉页题“新镌全部绣像红楼梦 萃文书屋”,回首及中缝均题“红楼梦”,全书 120 回,系木活字刻印。程乙本于乾隆五十七年壬子(1792 年)刊行,各种版式行款均同程甲本,但正文改动较大,并且卷首多了程伟元、高鹗的“引言”。这两种版本均由萃文书屋刊行,故又称为萃文书屋本。

姚文认为,程甲本与程乙本刊行后,当时众多私人书坊完全有可能打着萃文书屋的旗号翻刻《红楼梦》,在多年以后的 1832 年,出版商打着萃文书屋的旗号翻刻《红楼梦》并非完全没有可能。笔者认为这纯属个人臆测,缺乏史料与实物证据。众所周知,程甲本印数不多,发行面不广。刊行后不久,坊间便出现翻刻本,最早的几种翻刻本按次序大致为:本衙藏版本、抱青阁刊本、绣像红楼梦全传本、东观阁刊本、宝兴堂刊本、金陵藤花榭刊本。^②在这些早期翻刻本中,抱青阁本刊行时间为嘉庆四年(1799 年),早于东观阁本,但东观阁本影响最大,翻刻本多达 17 种。^③这些记录在案的翻刻本都有明确的刊行商,在书的扉页、背面或中缝清楚标明出版机构,没有一个标有“萃文书屋”字样,而 1832 年王希廉评点的双清仙馆本上也没有“萃文书屋”标志。

姚文为了证明萃文书屋存在很多翻刻本而援引杜春耕 2001 年发表的论文《程甲、程乙及其异本考证》,称其文中探讨了七种萃文书屋本。事实证明姚文作者没有细读杜春耕的文章。首先,杜春耕在文中探讨了自藏程甲本、书目文献出版社程甲本、自藏程乙本、自藏程甲程乙混装本、台湾

大学藏本、胡天猎藏本与上海图书馆藏程乙本共七种本子，这些本子归根结底都是程甲本、程乙本或程甲程乙混合本，都属于萃文书屋原刻本，根本不是其他私人书坊的翻刻本。第二，杜春耕在文中非常清楚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萃文书屋本指1791年的程甲本与1792年的程乙本，七种萃文书屋本虽然面貌各异，但还是分别属于程甲本或程乙本的范畴，再也没有重新校勘的萃文书屋版《红楼梦》。^④第三，2014年，杜春耕又发表《萃文书屋程甲本程乙本再考》，对国家图书馆、社科院文学所、北京大学图书馆与中国书店四种程甲本进行校勘对比，并用国家图书馆程甲本与天津图书馆藏程乙本进行字数比较，文中所用名称仍然为萃文书屋程甲本与程乙本。^⑤

此外，姚文引用俄国红学家李福清和孟列夫的论文，指出前苏联图书馆藏有多部《红楼梦》刻本，有十种萃文书屋的稀有本子。笔者认为，这些描述仅为一家之言，这些版本未经仔细验证与确认前不能用来证明存在1832年萃文书屋本。前苏联拥有多部《红楼梦》刻本并不意味着德国图书馆也藏有多部萃文书屋翻刻本，更不能证明莱比锡大学就正好有此类萃文书屋本之翻刻本。最后，姚文引用圣彼得堡大学图书馆《红楼梦》萃文书屋本上卡缅斯基的题词，试图证明萃文书屋本为宫廷印书坊武英殿修书处摆印，以此作为萃文书屋有多种重刊本的旁证，但可惜这一主观论断已被最新研究彻底否决。2013年，沈畅在《红楼梦学刊》发表《关于‘萃文书屋’木活字本〈红楼梦〉摆印的两个问题》一文，从多方面证明萃文书屋与武英殿修书处毫无关系，武英殿修书处档案并无排印《红楼梦》之记载，因而绝无排印《红楼梦》之可能。^⑥

综上所述，从萃文书屋本的流传与翻刻历史来看，没有私人书坊打着萃文书屋的旗号翻刻《红楼梦》并标上“萃文

书屋”字样,兼具 1832 年(道光壬辰)与“萃文书屋”字样的版本并不存在,至少目前所有已经记录在案的版本都不具备这一特点。姚文的作者曾在德国柏林国立图书馆及大学图书馆等多方查找《红楼梦》版本,也未找到符合这一特征的版本,这说明这个版本极有可能本来就不存在。版本考证必须以实物或可靠的记载为基础,不能仅凭关系不大的些许旁证与个人主观臆测断定其存世。

三、格鲁伯(Grube)私人藏书卡片

姚文讲述了一段鲜为人知的莱比锡大学《红楼梦》藏书历史,给出了格鲁伯私人藏书卡片部分信息,以此证明可能存在同时带有 1832 年与萃文书屋信息的版本并且格鲁伯的书就是库恩提到的底本 A。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寻找新证很有必要,这也是姚文又一值得称道之处。不过,令人遗憾的是,格鲁伯《红楼梦》藏书无法找到,姚文并未出示格鲁伯《红楼梦》藏书卡片照片或复印件,对卡片的解读难免有自说自话之嫌,且推理不顾事实,不无牵强。

格鲁伯(Wilhelm Grube 威廉·格鲁贝,1855—1908)是德国著名汉学家、语言学家与民族学家,国内文献常称为顾路柏,但根据其私人藏书签(拉丁文 ex libris)与藏书印可知其自取汉名实际为葛禄博。^⑦根据中国学术界以外国传教士、汉学家自取汉名称呼其人而不翻译其名的传统,笔者随后一直用葛禄博。笔者与德国汉学家、新德文全译本前八十回译者史华慈(Rainer Schwarz)取得联系,获得了关于这一段藏书历史的通信记录及葛禄博《红楼梦》藏书卡片电子版,兹附藏书卡片如下(图片见下页)。

为了确保正确解读这一卡片,笔者仔细誊写卡片内容,并对部分不易辨认的手写德文单词专门请教史华慈。总体而言,这个卡片的文字清楚连贯,既有德文及常用缩写,又有英文及常用缩写。笔者尽量模仿原卡片格式转写如下:

繪圖紅樓夢 Hoei-t'u Hung-lou-meng
 „Der Traum in der roten Kammer“ ^{mit Illustrationen} berühmter Roman
 in 120 Kapiteln aus dem 17. Jahrhundert, verfasst von 曹雪芹
 Ts'ao Shieh-k'in mit Illustrationen 4 T'ao.
 24 Bände in
 O. O. Verlag: 王宅 Wang-tsch, Tao-kuang jen-shen (=1832).
 8°
 Papier: gelb. Vgl. hierzu Grube's Literaturgeschichte pag. 430 ff. und
 Wylie's Notes pag. 203. Ins Englische übersetzt: Hung Lou Meng; or, the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A Chinese Novel.
 Transl. by H. Benccraft Joly. Hongkong
 1892-1893. 2 Bde.

繪圖紅樓夢 Hoei-t'u Hung-lou-meng

„Der Traum in der roten Kammer, mit Illustrationen? berühmter Roman
 in 120 Kapiteln aus dem 17. Jahrhundert, verfasst von 曹雪芹
 Ts'ao Shieh-k'in mit Illustrationen 4 T'ao.
 24 Bände in

O. O. Verlag: 王宅 Wang-tsch, Tao-kuang jen-shen (=1832).
 8°

Papier: gelb. Vgl. hierzu Grube's Literaturgeschichte pag. 430 ff. und
 Wylie's Notes pag. 203. Ins Englische übersetzt: Hung Lou Meng; or, the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A Chinese Novel.

Transl. by H. Benccraft Joly. Hongkong:
 1892-1893. 2 Bde.

在这张编号 A47 的卡片上,葛禄博给出了这本图书的
 详细信息并且列出了三种与《红楼梦》有关的著作与译本,
 堪称图书编目的典范。这份实物证据意义深远,足以揭示
 许多事实。为了方便读者理解,笔者用英文、中文详细解释
 德文词语及所有缩略语的含义: Der Traum in der roten Ka-
 mmer, mit Illustrationen = The Dream in the Red Chamber,
 with illustrations 红楼里的梦 配有插图; berühmter Roman =
 famous novel 著名小说; in 120 Kapiteln = in 120 chapters
 120 回; aus dem 17. Jahrhundert = from the 17th century 出自
 17 世纪; 17. Jahrh. = the 17th century 17 世纪; verfasst von =

written by 作者是/作者; *T' ao.* = Tao 套; *Bände* = *Bde.* = volume; tome 卷/册/本; *O. O.* = *Ohne Ort* = without place/venue 没有地点/地点不详; *Verlag* = press; publishing house 出版社; *Papier* = paper 纸张; *gelb* = yellow 黄色; *8°* = *Oktav* (德文) = *octavo* (拉丁文) 八开本、八开纸; *Vgl.* = *vergleiche* = compare 请比较/参阅; *hierzu* = hereto; to this; in addition to this 就此/对此/除此之外; *Literatur* = literature 文学; *geschichte* = history; story 历史、故事; *pag.* (英文) = page 页 *ff.* = (und) *folgende* (*Seiten*) = (and) the following (pages) (及) 以下(几页); *Ins Englische übersetzt* = translated into English 英译; *Transl.* (英文) = translated 翻译; *Hongkong* = Hong Kong 香港。

首先,这张卡片的下半部分列出三部论及《红楼梦》的著作与译作,籍此可以判断这张卡片大致写于何时。这一段注释译为中文即“此外(关于此书)请参阅葛禄博《文学史》第430页及随后数页,以及伟烈亚力《文献录》第203页。英译见《红楼梦》,乔利译,香港:1892—1893,两册”。此处《文学史》即葛禄博初版于1902年的《中国文学史》(*Geschichte der chinesischen Litteratur*)在该书第430页及431—432页各有一段介绍《红楼梦》的文字。^②《文献录》即英国汉学家伟烈亚力(Alexander Wylie, 1815—1887)初版于1867年的《中国文献录》(*Notes on Chinese Literature*),该书介绍了二千多部各类中国古典文献,增订后的新版出版于1901年,后来多次重印。在1901年版第203页有关于《红楼梦》的词条。^③英国外交官乔利(H. Bencraft Joly, 中文名周骊)翻译的《红楼梦》前56回全译本于1892年出版1—24回译文、1893年出版25—56回译文,出版社为香港别发洋行(Kelly & Walsh)。^④从这些著作可以断定,这张卡片应该写于1902至1908年之间。

其次,卡片上德文、英文、中文与阿拉伯数字的书写十分清晰流畅,从书写形式与笔法来判断,卡片系同一人所写。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卡片中 Grube 的书写与葛禄博亲笔签名(参见下文图片)字迹一致,由此证明这张卡片确系葛禄博本人所写。从图书编目学的角度,整个卡片体例前后一致。第一行的德式拼音书名《红楼梦》以及第九行英式拼音书名下方划有实线,这是当时标示著作题名的规范。第三行德式拼音作者“曹雪芹”与第九行英文译者“乔利”下方划有虚线,这是当时标示作者的规范。令人肃然起敬的是,修饰“小说”的形容词“著名”(berühmter)后来又被划掉,以示中立严谨,因为这个词表达了藏书者的个人立场与情感,不宜出现在客观描述图书特征的藏书卡片中。如前所述,卡片下半部分提供相关著作与译本,便于读者深入了解图书内容,这种注释通常不会出现在图书专业人士编制的卡片中,在私人藏书卡片中,这种信息无伤大雅,正好体现了葛禄博的细心严谨与渊博好学。不过,卡片中在“曹雪芹”德式拼音之后加注“17 世纪”显然有误。

最为重要的是,葛禄博列出了所藏《红楼梦》的几乎所有文献信息:书名、作者及年代、章回、装订、出版年代、纸张。凭借这些信息以及涂改记录足以断定所藏《红楼梦》的真实身份。

(一) 书名。“配有插图”(mit Illustrationen)本来写在“4 套”之前,后来却又划掉,并且将其写入书名之后。姚文认为,这说明“绘图”是书名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书名是《绘图红楼梦》。笔者的看法正好相反。葛禄博为何改动这个重要信息的位置呢?笔者认为,这正好说明这个版本的显著特征是“配有插图”,因为插图太多,仅放在 4 套之前不足以凸现这个特征。此外,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在“红楼梦里的梦”之后有一个逗号分隔后面的“配有插图”,这就表示

“配有插图”并非书名的一部分,而只是补充说明这本书的独特之处在于插图。最后,“绘图”的德式拼音 Hoei-t'u 下方的划线又粗又深,明显不同于后面的下划线。这三个微妙之处无一不暗示这个版本在插图方面与众不同,“绘图红楼梦”只是对这个版本特征的简要描述而已,关键词仍然是“红楼梦”。如果变换思路,考虑到汉语中“图”与“像”、“绘图”与“绣像”是同义词,那么“绘图红楼梦”说明书名很长,且很可能含有“绣像红楼梦”字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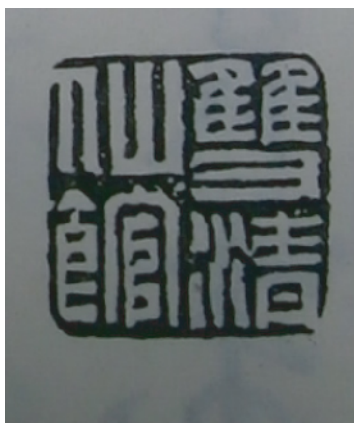
1832 年的双清仙馆本扉页题“新评绣像红楼梦全传”,含有“绣像红楼梦”这几个关键词。从私人藏书的角度,葛禄博没有必要照抄这么长的书名,况且图书卡片空间本来就有限。就绣像或插图而言,1791 年刊行的程甲本配有 24 页绣像,其翻刻本本衙藏版本、抱青阁刊本、绣像红楼梦全传本、东观阁本与之相同,而其他翻刻本如宝兴堂刊本、金陵藤花榭刊本绣像均不到 20 页。^③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双清仙馆本配有整整 64 页绣像,远远多于其他版本,是《红楼梦》绣像最多的版本之一。^④因此,“配有插图”的涂改移位说明葛禄博所藏版本令他印象极其深刻,其显著特点就是绣像很多。

(二) 出版社与出版年代。卡片说明“出版社名称不详或缺失”,写上“王宅”并配有德式拼音,出版年代用德式拼音注明“道光壬辰”,同时加注 1832 年。姚文在内容提要、开头、正文、结尾一直认为“王宅”是刻书坊名字,实在令人感到费解,说明其对古籍所知甚少。葛禄博无法明确指出出版社名称,正好证明出版社的名字不在该版本扉页或中缝等容易识别之处。如前文双清仙馆本书影所示,“道光壬辰”四个大字共出现了两次,故而葛禄博在转写出版年代时并无困难。王希廉亲笔草书批序末尾署有“道光壬辰花朝日吴县王希廉雪芻氏书于双清仙馆”,随后是“双清仙

馆”阴文，每回回首题“洞庭王希廉雪香评”。全书唯一提供出版机构线索就是这几处文字。这与西方出版商在标题页清楚标注出版机构名称的传统大相径庭，令葛禄博多少感到困惑不解，不知如何确定出版社名称，故而标以“出版社名称不详或缺失”（O. O. Verlag）。

据胡文彬研究，王希廉家资富饶，出身诗书之家，在江南一带文人中具有一定声望，有能力评点、刊行《红楼梦》。1832年王希廉将评点本《红楼梦》以其与周琦共同的书斋名“双清仙馆”的名义刊行于世。^③根据法国汉学泰斗沙畹（Édouard Chavannes，1865—1918）在1908年葛禄博去世后于《通报》所刊发的讣告，葛禄博曾于1897年与妻子前往中国，一直居留到1899年，在此期间搜集了大量藏书，回到德国后存放于柏林民俗博物馆。^④由此可知，葛禄博对中国古籍与印书、藏书具有一定的了解，其藏书及私人藏书印很有可能购于旅居中国期间，葛禄博完全有能力读懂王希廉草书批序结尾的署名文字，辨识“双清仙馆”阴文印章。综上所述，葛禄博推断书商姓王名希廉，从“双清仙馆”阴文印章推知出版社是王希廉私人宅院，因此标注“王宅”。笔者在此附上双清仙馆本中的“双清仙馆”阴文印章与葛禄博藏书印及签名（图片见下页）。

（三）装订与纸张。卡片对所藏《红楼梦》的装订与纸张描述得十分详细，本来位于卡片左下角的“4套——24册——8开本”被涂掉，拆散后重新排列。在原来“配有插图”的下方重新补入“24册共4套”。出版年代1832之后的下一行便是“八开本”的缩写8°。在卡片下半部分开头注明“纸张：黄色”。笔者认为，这里的装订与纸张同样透露了版本的真实身份。关于1832年双清仙馆本的装订与纸张，一粟《红楼梦书录》与冯其庸、李希凡主编《红楼梦大辞典》等工具书都没有记载。笔者上网查询了中国国家图



书馆、上海图书馆、南京图书馆所收藏的 1832 年双清仙馆本编目信息,其载体形态项均标明 24 册,而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关于该版本的载体形态项更为详细:24 册(4 函) 20cm。³⁵

根据中国图书馆学规则,载体形态项记录图书的物理形态、数量(页数、卷册数)、单位、尺寸与附件等信息,其中图书尺寸指图书物理尺寸,一般只记录高度(书脊高度),用阿拉伯数字并以厘米(cm)为单位,图书高度不用四舍五入法,而取最接近的最大数值。^③在现代版本学中,套与函同义。上述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的编目信息清楚无误地说明 1832 年双清仙馆本共计 24 册,分装 4 套,图书高度 20 厘米。在德国,1899 年颁行的普鲁士规则规定了图书标准尺寸,图书编目时只采用书脊高度,不再考虑印张与比例,其中标准 8 开本对应的书脊高度为 18.5 ~ 22.5 厘米。^④如前所述,葛禄博的这张图书卡片完成于 1902 至 1908 年之间,所用符号即为标准的八开本缩写形式,与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的描述完全吻合。

底本 B 区别体征: 三种评注 + 上海商务印书馆

姚文认为底本 B 的考证十分简单,只需要找到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带三家评注、用近现代铅石方法印刷出来的版本即可。姚文怀疑库恩在描述底本 B 时没有提及出版年代,原因很可能是这个版本本来就没有出版年代。姚文从胡文彬《红楼梦叙录》中找到了符合上述特征的本,认为这就是底本 B。^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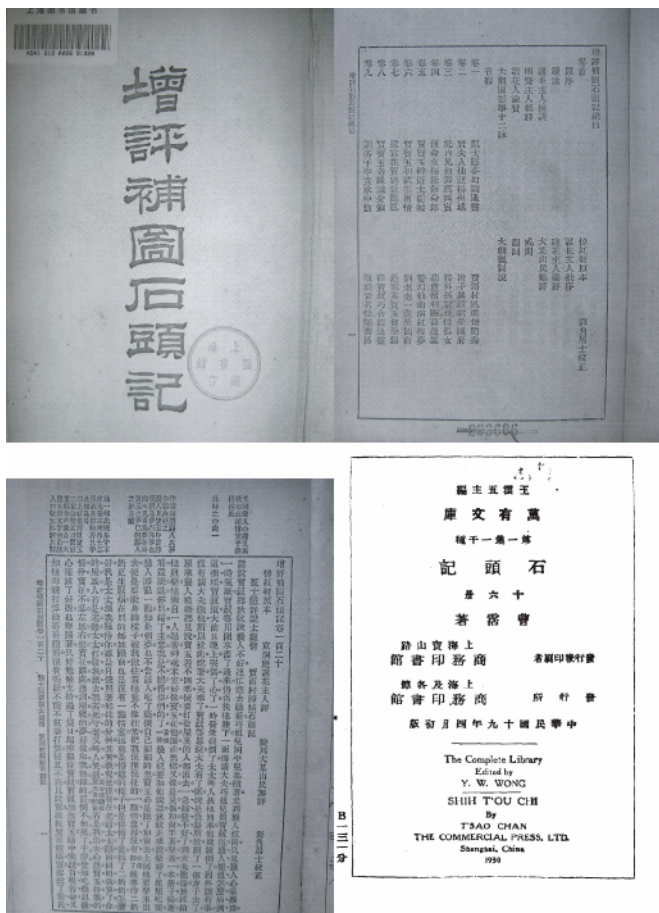
笔者认为,姚文的怀疑不无道理,所发现的关于这个版本的记载对笔者颇有启发。根据现有记载,上海商务印书馆于 1930 年印行《石头记》,铅印,120 回,平装 16 册,系“万有文库本”之一。1933 年又出版“国学基本丛书本”,纸面精装 2 册,1957 年 9 月又出版单行本,平装 2 册,三种版本均用同一纸型付印且内容与王希廉、姚燮合评本相同。^④胡文彬所记载的书不见于诸多《红楼梦》工具书。由于上海图书馆藏有许多民国图书,笔者遂多次前往上海图书馆查阅《红楼梦》版本(2014 年 8 月),终于发现了胡文彬所描述的这个版本(书影随后),精装两册,每册 60 回。仔细检阅核对后发现胡文彬除了把“增评补图石头记图咏”误计为 47 幅(实际为 49 幅,每页 2 幅,共计 25 页,但最后一页只有 1 幅图咏)外,所载描述全部正确。该版本的奇特之处在于第二册第一百二十回结束后没有版权页,因而无法断定究竟出版于何时。

然而,笔者进一步发现,上海商务印书馆在 1930 年实际发行过两种版本的《红楼梦》。一种是普遍记录在案的 1930 年 4 月出版的“万有文库本”,扉页题名“石头记”,逐页题名“增评补图石头记”。该版本平装 16 册,在第 16 册最后附有版权页,上半面横排印有“中华民国十九年四月

初版”,下半部分附有版权信息的英译(书影随后)。另一种是1930年1月出版的版本,封面、扉页、逐页题名“增评补图石头记”,书脊题名“红楼梦”,平装8册,共计两卷,上卷与下卷均为60回,在第8册最后的版权页竖排印有“中华民国十九年一月十七版”。笔者把符合胡文彬描述、没有版权页的版本与1930年1月版本详细比较,发现该书除了封面、扉页、逐页、书脊均题名“增评补图石头记”并且没有标示出版年代的版权页之外,其他所有内容与1930年1月版本完全相同。该版本每面18行,行41字,明显不同于1930年4月版本的每面16行,行34字。

笔者认为,姚文断定库恩所使用的底本B就是这个版本,这一点仍可商榷。这里存在三种可能性。第一,库恩使用的是上海商务印书馆1930年1月的版本,但该版本版权页正好丢失。第二,库恩使用的是1930年4月出版的“万有文库”本,该本版权页凑巧缺失。第三,库恩使用的这个版本本来就没有版权页。尽管前两种可能性较小,但不能完全排斥在外。毕竟,版权页丢失的现象并非罕见。由于库恩在译后记中关于底本B的说明十分简短,再无其他信息以资佐证,未说明底本B出版年代的原因只能推测臆断。考虑到库恩《红楼梦》德文译本初版于1932年,底本B只能是上海商务印书馆1930年出版的版本之一。^⑩

尽管上海商务印书馆1930年实际发行过两种版本的《红楼梦》(笔者推断这个没有出版年代的版本是1930年1月版的不同装订本),但这两种版本就其本质而言仍然是王希廉、姚燮合评本的众多翻印本之一,其正文内容与最早印行的光绪十年(1884年)上海同文书局石印本《增评补图石头记》以及后来翻印的光绪十一年(1885年)上海广百宋斋铅印本《增评补图石头记》、光绪十二年(1886年)铅印本《增评绘图大观琐录》、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上海石



印本《增评补图石头记》、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石印本《绣像全图增批石头记》没有差别。这个没有出版年代的版本同样也是王希廉、姚燮合评本的翻印本而已。因此,库恩所用的底本B就是王希廉、姚燮合评本(两家评本)。

其次,姚文虽然认定“三种评注”是底本B的本质特征之一,但却不知为何没有探讨“三种评注”(“三家评注”)的内容及涵义。笔者认为,廓清库恩“三种评注”的所指对于版本考证及库恩译本研究意义重大。要澄清“三种评

注”所指为何,必须首先清楚地了解《红楼梦》两家评本与三家评本的本质特征及区别。

王希廉、姚燮合评本(更准确地说是王希廉、姚燮评合排本)中大多题名“增评补图石头记”,王希廉的评语仅以每回回后总评的形式出现,在评前冠以“护花主人评曰”,姚燮的评语分为三类,第一类为回后总评,排在王希廉评语之后,在评前冠以“大某山民评曰”,但这种评语并非每回都有;第二类为眉批,印在每回正文上面顶端,数量十分庞大;第三类为正文内行侧评,数量不少。需要注意的是,姚燮的眉批、正文内行侧评以及回后评中混杂着不少来自东观阁本的评语,这些评语是书商及编辑所为,并非姚燮本人所为。^⑪此外,这个版本在卷首通常依次印有原序、护花主人批序、读法、护花主人总评、护花主人摘误、大某山民总评、明斋主人总评、或问、读花人论赞、题词、大观园影事十二咏、大观园图说、音释,但所配绣像及图咏的数量及排列各本稍有差别。因为正文中只有王希廉、姚燮两人的各类评语,故而俗称“两家评本”。

与此相对,在王希廉、张新之、姚燮合评本大多题名“增评补像全图金玉缘”,评语只有回后总评语与正文内双行小字夹评,没有眉批。回后总评按照张新之、王希廉与姚燮的次序排列,但张新之评语前没有冠以任何称呼,王希廉评前冠以“护花主人评曰”,姚燮评前冠以“大某山民评曰”。正文内双行小字夹评皆为张新之所为,全部录自光绪七年(1881年)湖南卧云山馆刊本。^⑫此外,该版本卷首一般依次为华阳仙裔序、太平闲人读法、护花主人批序、护花主人摘误、护花主人总评、明斋主人总评、大某山民总评、读花人论赞、或问、大观园影事十二咏、题词、音释、大观园图说,随后配有120页绣像,为《红楼梦》绣像本之最。由于正文中有张新之、王希廉、姚燮三人的评语,俗称“三家

评本”。尽管如此,这个版本的评语总数反而不及“两家评本”,原因在姚燮评语的数量远远高于张新之评语。

这两种版本正文中评语极多,令人眼花缭乱,即使现在都有很多读者分不清楚书中的眉批、正文内行侧评与双行小字夹评、以及回后总评各为哪位评点家所为。^⑬可以想象,当时并不熟悉《红楼梦》版本与版本学的库恩绝不可能按照现在的版本学知识与术语称呼上海商务印书馆版本中的评语。笔者认为,库恩此处的“三种评注”可能有三种所指。第一,“三种评注”指卷首中的护花主人总评、大某山民总评、明斋主人总评,因为这些评语都冠以“总评”字样且不乏洞见,妙语连珠,发人深省。第二,“三种评注”指正文中的眉批、正文内行侧评以及回后总评,因为这三类评注排列的位置明显不同,字体各异。第三,1930年1月版本、1930年4月出版的“万有文库”本以及这个没有出版年代的版本在每回回首均题“东洞庭护花主人评 蛟川大某山民加评 海角居士校正”,“三种评注”也可能指这里三人的评注与校正,因为这个题词一共出现120次,令人无法忽视其存在。在这三种可能性中,第一与第二种概率更大,因为卷首与正文中的评语都很多,无疑可以帮助库恩理解阐释原文。当然,这只是笔者的猜测与推断,库恩的“三种评注”到底指什么,只有他本人最清楚,后人或许永远无法知道真相。唯一可以肯定的是,库恩所用的底本B是两家评本,这里的“三种评注”不是三家评本中张新之、王希廉、姚燮的“三家评注”。

总而言之,姚文关于底本B的考证并未驳倒拙文关于此本的结论,即底本B就是王希廉、姚燮两家评本,而不是王文所认为的王希廉、张新之、姚燮三家评本。

姚文的引言与结论自相矛盾 胡文彬的观点同拙文

在姚文的引言部分,作者明确提出自己的观点:

笔者经过深入考证,最终确定库恩德文译本的底本为原属于格鲁伯(Wilhelm Grube)私人图书馆的由王宅翻刻的《绘图红楼梦》和胡文彬在《红楼梦叙录》中提及的《增评补图石头记》。

在姚文的结论部分,作者再次重申自己的观点:

第一,库恩关于自己德文译文所用的两种底本的说法没有错误。第二,底本 A 基本可以定为莱比锡大学东亚学校图书馆曾经收藏有的原属于格鲁伯私人图书馆的由王宅翻刻的《绘图红楼梦》。底本 B 则可以肯定是胡文彬在《红楼梦叙录》中提及的《增评补图石头记》。第三,笔者虽然和王薇的推论思路不同,但完全同意其结论:德文译本《红楼梦》的底本确定为程甲本系统和三家评本,应当是比较稳妥的结论。

仔细比较上述文字,不难发现姚文分明肯定了库恩德译本底本 B 是王希廉、姚燮合评本(两家评本),但却在结论中的第三条,得出自相矛盾的结论:库恩德文译本的底本确定为程甲本系统和三家评本。

在这里,姚文完全弄错了王文的结论,且与内容提要、引言部分的结论背道而驰。王文的结论分明是“底本为程甲本和三家评本”。众所周知,程甲本与程甲本系统完全是两个概念,前者仅指程甲本本身,而后者指正文文字与程

甲本完全相同或高度相似的、包括程甲本在内的众多翻刻本。程甲本只是程甲本系统的祖本与源头。此处,程甲本系统的概念过于宽泛,扩大了王文的所指。突然同意底本B为三家评本,说明姚文如同王文一样,始终被“三种评注”(或“三家评注”)的字眼所迷惑,不由自主地把两家评本混同为三家评本。

最后,姚文之“后续”部分本来想借助红学家胡文彬为自己助一臂之力,殊不知胡文彬的观点本质上同拙文及本文的观点,恰恰认为库恩的两个底本就是双清仙馆本与《增评补图石头记》,而这不过分别是1832年王希廉评本的不同称呼与两家评本的众多版本之一而已。胡文彬的观点与拙文的结论不谋而合。

结论

姚文对库恩德文译本译后记中的关键词 richtiger 进行了有益而且总体正确的阐释,并且发现了库恩可能使用过的底本的图书卡片,揭示胡文彬曾在《红楼梦叙录》中提及上海商务印书馆本出版过没有出版年代的《增评补图石头记》,这三点是姚文的主要贡献。笔者在该文的启发与引导下,多次前往上海图书馆考查《红楼梦》版本,利用实物证据进一步研究《红楼梦》版本,获得不少重要发现。

译本的底本考证如同原本不同版本的相互比较一样,必须考察正文文字内容,才能确定版本身份。拙文深入比较库恩德文译本与诸多原本中可能底本的异同,列举了大量例证,说明库恩德译本借鉴吸收了两家评本的评语,而这些评语根本不见于三家评本。此外,笔者有相关论文列举了不少两家评本的评语全面而系统影响库恩德文译本的例子,限于篇幅,此处不赘。^④

本文认为,库恩在译后记中关于“三种评注”措辞含糊暧昧,是当时库恩不熟悉版本的情况下所做出的大致描述,其精确所指无法确定,但可以肯定这绝对不是现代版本意义上的王希廉、姚燮、张新之三家评注。库恩所依据的两个底本就是1832年的双清仙馆本(王希廉评本)与王希廉、姚燮合评本(两家评本),1930年的上海商务印书馆本只是两家评本翻印本之一,拙文的结论没有任何问题。

附记:本文撰写中,承蒙史华慈先生惠寄私人通信及葛禄博藏书卡片并不吝赐教,谨致深切谢意。

*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弗朗茨·库恩翻译研究——以《红楼梦》德文译本为例”(09YJA740076)阶段成果。

注释

- ① 张桂贞《弗朗茨·库恩及其〈红楼梦〉德文译本》,刘士聪主编《红楼译评〈红楼梦〉翻译研究论文集》,南开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31页。
- ② 王薇《〈红楼梦〉德文译本的底本考证》,《红楼梦学刊》2005年第3辑。
- ③ 王金波《〈红楼梦〉德文译本底本再探——兼与王薇商榷》,《红楼梦学刊》2007年第2辑。
- ④ 姚珺玲《〈红楼梦〉德文译本底本三探——兼与王薇、王金波商榷》,《红楼梦学刊》2010年第3辑。
- ⑤ [德]Franz Kuhn. *Der Traum der roten Kammer*, Leipzig: Insel Verlag, 1932: 弗朗茨·库恩译《红楼梦》,莱比锡:岛屿出版社1932年版,第777页; Franz Kuhn. *Der Traum der roten Kammer*, Wiesbaden: Insel Verlag, 1981: 弗朗茨·库恩译《红楼梦》,威斯巴登:岛屿出版社1981年版,第821页。

- ⑥ 李士勋译《〈红楼梦〉译后记》，《红楼梦学刊》1994年第2辑，第312页。
- ⑦ [德] Franz Kuhn, *Der Traum der roten Kammer*, Wiesbaden: Insel Verlag, 1971: 弗朗茨·库恩译《红楼梦》，威斯巴登：岛屿出版社1971年版，第859页。
- ⑧ 上海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德语系主任、洪堡学者张鸿刚教授以及范黎坤讲师认为 richtiger 是副词比较级，而李宝鸿博士认为从语法上讲 richtiger 既有可能是形容词混合变化，也可能是副词比较级，但更倾向于后者。
- ⑨ 叶本度主编《朗氏德汉双解大词典》，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0年版，第1542页。
- ⑩ 潘再平等编《新德汉词典》，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版，第1066页。
- ⑪ 杜登在线 <http://www.duden.de/rechtschreibung/Seminar>，访问日期2014年8月15日。
- ⑫ 杜登在线 <http://www.duden.de/rechtschreibung/Institut>，访问日期2014年8月16日。
- ⑬ 莱比锡大学东亚研究机构历史 <http://www.uni-leipzig.de/~ostasien/institut/geschichte>，访问日期2014年8月18日。
- ⑭⑮⑯ [德] Hatto Kuhn, *Dr. Franz Kuhn (1884—1961): Lebensbeschreibung und Bibliographie seiner Werke*. Wiesbaden: Franz Steiner Verlag, 1980: 哈托·库恩，《弗朗茨·库恩博士(1884—1961): 生平及著作》，威斯巴登：弗朗茨·施泰纳出版社1980年版，第5页，第118页，第11—13页。
- ⑰⑱⑲ 冯其庸、李希凡《红楼梦大辞典》，文化艺术出版社1990年版，第944页，第945页，第932—945页。
- ⑳㉑㉒ 曹雪芹、高鹗著，王希廉评《双清仙馆本·新评绣像红楼梦全传》，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版。书影系从此本翻拍。
- ㉓ 汪原放《校读后记》，《红楼梦》，亚东图书馆1922年5月版[亚东初排本]。汪原放《校读后记》，《红楼梦》，亚东图书馆1931年9月版[亚东重排本]。胡适《重印乾隆壬子本

《红楼梦》序》，《红楼梦》，亚东图书馆 1931 年 9 月版[亚东重排本]。

- ②① 曹雪芹、高鹗著，王希廉评《绣像红楼梦》，清光绪二年（1876）聚珍堂本卷首第 1—3 页。
- ②②③ 曹立波《红楼梦东观阁本研究》，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12 页，第 59—62 页。
- ②④ 杜春耕《程甲、程乙及其异本考证》，《红楼梦学刊》2001 年第 4 辑，第 71 页。
- ②⑤ 杜春耕《萃文书屋程甲本程乙本再考》，《红楼梦学刊》2014 年 1 辑，第 152—153 页。
- ②⑥ 沈畅《关于“萃文书屋”木活字本〈红楼梦〉摆印的两个问题》，《红楼梦学刊》2013 年第 5 辑。
- ②⑦ 葛禄博私人藏书签 <http://exlibris-zian.blog.sohu.com/131709015.html>，私人藏书章及签名 http://en.wikipedia.org/wiki/Wilhelm_Grube，访问日期 2014 年 8 月 24 日。
- ②⑧ [德] Wilhelm Grube. *Geschichte der chinesischen Litteratur*. Leipzig: C. F. Amelangs Verlag, 1902. S. 430ff.: 葛禄博《中国文学史》，莱比锡阿梅朗斯出版社 1902 年版，第 430 及随后数页。第 430 页文字为：Unter der sittenschildernden Romanen stehen wohl das Kin P'ing Mei und das Hung-lou-meng,《Der Traum in der roten Kammer》obenan. [在描绘世态人情的小说之中，《金瓶梅》与《红楼梦》（“红楼里的梦”）首屈一指 独占鳌头（笔者自译，以下皆同）]。第 431—432 页文字为：Das Hung-lou-meng,《Der Traum in der roten Kammer》，eine Erzählung, die aus dem 17. Jahrhundert stammt und einen gewissen Ts'ao Süh-k'in zum Verfasser hat, gehört unstreitig zu den vornehmsten Schöpfungen der chinesischen Romanlitteratur, doch ist gerade diese mit reichlich viel phantastischem Beiwerk geschmückte Liebesgeschichte von so ungeheurerlichem Umfange, dass selbst eine kurze Inhaltsübersicht über den Rahmen dieser Darstellung hinausgehen würde. [《红楼梦》（“红楼里的梦”）是出自 17 世纪

的小说,作者为某一名曰曹雪芹之人,毫无争议属于中国小说中最高雅的作品。然而,正因这部充斥着很多奇装异服的爱情故事篇幅硕大无比,就连简要的内容梗概都会超出本书叙述的范围]。

- ②⑨ [英] Alexander Wylie. *Notes on Chinese Literature*. Shanghai: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867. p. 162 - 163. Alexander Wylie. *Notes on Chinese Literature* (New Edition). Shanghai: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901. p. 203. 1901 年版第 203 页文字为: The 紅樓夢 Hung lōw mūng, in 120 chapters, is a popular tale containing a picture of Chinese domestic life, generally thought to have been written by 曹雪芹 Tsaou Seuě-k' in, early in the present dynasty. There is said to be a framework of fact running through the narrative, but it is so enveloped in fictitious decoration, as to be discernible only to the initiated [《红楼梦》,一百二十回,是蕴含中国家庭生活图景的通俗小说,通常认为系曹雪芹作于本朝代初期。据说,此书叙述中贯穿诸多事实,但其假语伪饰扑朔迷离,惟有内行里手方能辨识]。需要指出的是,1867 年版本把 initiated 之前的 the 错印为 be,其余完全相同。
- ③⑩ 王金波《乔利〈红楼梦〉英译本的底本考证》,《明清小说研究》2007 年第 1 期。
- ③⑪ 胡文彬《清代〈红楼梦〉评点家王希廉生平考述》,《红楼梦学刊》1991 年第 3 辑;胡文彬《王希廉家世生平考述补说——兼谈清代评点派的研究》,《红楼梦学刊》1997 年第 2 辑。
- ③⑫ [法] Édouard Chavannes. “Nécrologie: Le professeur Wilhelm Grube”. *T'oung Pao* (Second Series) Vol. 9, No. 4 (1908): 593—595. 沙畹《葛禄博讣告》,《通报》1908 年(第 9 卷)第 4 期。
- ③⑬ 中国国家图书馆 <http://www.nlc.gov.cn>; 上海图书馆 <http://www.library.sh.cn>; 南京图书馆 <http://www.jslib>.

org. cn/; 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 <http://www.lib.bnu.edu.cn>。访问日期为 2014 年 8 月 24 日。

- ③⑥ 张纳新《论中文图书机读目录格式中载体形态项的著录技巧》,《图书馆工作与研究》2000 年第 4 期;王新刚《试谈普通中文图书载体形态项的著录》,《农业图书情报学刊》,2006 年第 12 期。
- ③⑦ 德文维基百科“图书尺寸”<http://de.wikipedia.org/wiki/Buchformat>,访问日期 2014 年 8 月 25 日。
- ③⑧ 胡文彬《红楼梦叙录》,吉林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第 46—47 页。
- ③⑨ 魏绍昌《红楼梦版本小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 年版,第 64 页;周汝昌《红楼梦辞典》,广东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839 页。
- ④⑩ 曹霭《增评补图石头记》,上海商务印书馆 1930 年 1 月版;曹霭《石头记》,上海商务印书馆 1930 年 4 月版;曹霭《增评补图石头记》,上海商务印书馆无年代版。书影系从无年代版与 1930 年 4 月版翻拍。
- ④⑪④②④③ 杜春耕《〈增评绘图大观琐录〉序》,《红楼梦学刊》2002 年第 3 辑。
- ④④ 王金波《清代评点派红学对〈红楼梦〉德文译本的影响》,《红楼梦学刊》2009 年第 2 辑。

(本文作者:上海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 邮编:200240)